



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策划

名人与图书馆

徐铁猷 著

名人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名人与图书馆

徐铁貌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与图书馆/徐铁貌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13-3660-9

I. 名… II. 徐… III. ①名人一生平事迹—世界 ②图书馆—通俗读物 IV. K811 G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437 号

书名 名人与图书馆

著者 徐铁貌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75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660-9/K·1710

定价 25.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朝阳区图书馆建馆 50 周年

1958—2008

序 言

铁狻先生邀我去他供职的朝阳区图书馆讲课时，我每次都是兴冲冲地前往，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跟不少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常常在那里浏览种种的典籍，或查找有关的资料。在这样频繁的过程中，竟发生了若干曲折的故事，至今还深深地留存在记忆里面。

随着岁月的匆匆消逝，我已经进入了老迈的垂暮之年，再也没有长途跋涉的精力，到远处的图书馆去兴味盎然地翻检与搜索了。记得是十来年前，全家在美国的芝加哥团聚时，离住处仅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座规模不小的华文图书馆，里面收藏着港台作家、海外华人与西方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著作，面对这些在国内难以找到的书刊，真想仔仔细细地阅读一遍，以便知悉他们所掌握和运用的史料，并且揣摩与分析其可信的程度。对于他们从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认真地考核其具有哪些科学的含量。于是我在前后的两个月之间，每天都准时前往，默默地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终于读完了书架上陈列的这些著作，觉得收获是不小的。

当我走进朝阳区图书馆的大门，沿着阅览室外面的走廊，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瞧见有许多男女老少的读者，静静地坐在那里阅读的景象，真羡慕他们沉醉于一种高度的精神享受之中。于是我叹息着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北京的任何一座图书馆，都存在相当遥远的距离。我张望着这些幸运的朋友们，幻想着如果自己能够居住在这座图书馆旁边的胡同里面，当然也就可以天天都游荡在众多的典籍中间，徘徊再三，流连忘返了。

铁狻先生正由于是在这里工作的缘故，就可以从容自如，俯仰

其间，其乐陶陶地读书与治学，尚在盛年之际，已经融汇了广博的知识，养成了解析的能力，于是挥洒起流畅的笔墨来，真可以让人大开眼界，既增添了知识，又提升了精神。放在我眼前的这部随笔集《名人与图书馆》，不正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四十多篇随笔中，写到了古今中外多少图书馆演变与兴衰的故事！有两千二百多年前建立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有一千五百年前中国隋代的大臣牛弘上书建议征集民间的图书。无论在什么政治体制的统治之下，重视文化的积累，总是一桩有利于整个民族的好事。

为了更好地著书立说，达到造福于人寰的目标，就必须运用收藏于图书馆里面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近代世界的一部革命历史中，从马克思直至毛泽东，都跟图书馆有着终其一生的不解之缘。前者的《资本论》，诞生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图书馆；后者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反复得益于不少图书馆中的种种资料，才能够撰写出来。

“五四”以后，得益于图书馆的现代作家，也是不胜枚举的。像郭沫若在日本东京的几所图书馆里面，阅读了《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之后，写出了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论著。曹禺的话剧《雷雨》，则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成的。

铁貌先生还写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躲在北海公园的图书馆里谈情说爱，因为去那里的读者很少，环境相当幽静，正适合于热恋中的喁喁私语。而喜爱觊觎美女的风流才子徐志摩，也常常跑来打扰，不胜其烦的梁思成，在门上贴了张用英文写成的纸条，说是“恋人希望独处”，让尴尬的对方，只好快快而去。铁貌先生还写到了研究导弹的著名专家梁思礼，为了避免在“文革”时期受到揪斗和冲击，被保护在导弹设计院的图书馆里面。他写到这儿，还巧妙地揶揄梁启超，在论列图书馆的八大功用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竟增添了它另外的用场。从这些有关的逸事，勾勒出

了人世的风采与沧桑,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联想。像这样涉笔成趣,真是可以拍案叫绝的。

在近代中国建立图书馆的事业中,缪荃孙、张元济、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不少专家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本集子里的不少篇章,对此作出了很生动的叙述,显示了这一部学术史的轮廓。而且在许多的篇章中间,又涉及到了这一门学问的不少专业知识。很生动地阐述上述的这两种内容,对于许多热爱图书馆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受益匪浅的。而且铁猊先生掌握了这么多厚实的资料,如果想要撰写“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史”的话,一定是会大有作为的。

正像蔡元培所说的那样,“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衷心地希望中国各地的大小图书馆,都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让大家在认真读书与思索中,更好地提高文化知识、思维能力、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这样就一定能够使得整个民族的素质,获得不断的升华,以便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产生更为积极、高尚和美好的作用。

林 非

2007年6月8日于北京静淑苑

目 录

序 言	1
凤凰之子的图书馆情缘	1
《雷雨》诞生之地	6
毛泽东一生相伴图书馆	10
沫若“挖煤”	15
韦棣华 —— 一个被忘却的名人	20
梁启超与北京松坡图书馆	24
蔡元培于图书馆之“影响”	31
“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	37
马廉与孔德学校图书馆	43
鲁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47
美国的总统图书馆	54
卢木斋与木斋图书馆	59
李大钊与“亢慕义斋”	64
毁于一“案”的法文图书馆	69
功臣牛弘	74
端方其人其事	78
亚历山大图书馆之“涅槃”	83
“马克思的足印”与“列宁的桌子”	89
魂落他乡 珞宋楼	96
居无定所的《四库全书》	101
浙江“双丁”与“八千卷楼”	113
中国的图书分类	117

做过图书管理员的名人	122
徐树兰与古越藏书楼	130
“南瞿北杨”话沧桑	134
剧作家的悲剧	141
遥想“天一阁”	147
李四光——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	153
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	158
袁同礼与“平馆善本”	164
“不解书缘”张元济	168
“不要忘记”张謇	175
当代藏书人	181
杨守敬“盈筐篋”而归	185
胡适之于图书馆	190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195
两度馆长 一生读书	199
三人“合众”——记上海合众图书馆	204
一任馆长六十年	208
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	212
圣手书生张宗祥	216
富兰克林的“皮围裙俱乐部”	220
八百包文献 八十年沧桑	224
拿破仑的随军图书馆	229
“她对书籍的热爱是真的”	233
后 记	237

凤凰之子的图书馆情缘

凤凰，湘西神秘而美丽的小城。从这座小城里，1870年至1924年的五十几年间，竟相继诞生三位非凡人物：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他们在政治、文学、美术等不同领域，各自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他们的个人经历迥然不同，但是，他们与图书馆却都有过异乎寻常的不解情缘。

熊希龄(1870—1937)，中国著名政治家和慈善家。自幼聪颖过人，十五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点翰林，曾经是清末五大臣欧美宪政考察团的重要随员之一，据说考察大臣戴鸿慈、端方考察宪政的书籍编辑工作以及条陈奏折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熊希龄完成的。1913年，熊希龄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雄心勃勃地想组成有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人入阁的“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而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面对袁世凯的大权独揽，一切推行民主制度的努力只能是幻想。很快熊希龄便退出政坛，办起了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创立北京香山慈幼院，还先后担任了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十多个职务。



熊希龄先生像

北京香山慈幼院救助了大量因灾荒和战乱而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不光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还受到了良好的正规教育。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专门建了图书馆，并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藏书。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分为三部分,男女校舍各一部分之外,在男女校舍之间的围墙外还建有一所图书馆,是一幢独立的新式楼房。馆内有三个阅览室,科技和文艺杂志期刊开架阅览,名贵古籍则藏在井库内凭证借阅。图书目录卡片则为铅印,这在当时十分先进而且少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熊希龄发起组织全国国难救济会。在贡献个人全部财产的同时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熊希龄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通告中称:“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并随即组织全家和慈幼院师生二百余人作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

京沪沦陷后,熊希龄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不幸于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终年六十八岁。死后葬于香港,1992年迁葬于北京香山。其一生著述甚丰,有周秋光辑《熊希龄集》行世,而诗词文字原稿则藏于上海图书馆。

1949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迁至香山,征用香山慈幼院校舍。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藏书被封存,转为北京市政府收藏。1988年,市政府将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藏书移交首都图书馆,计古籍三千五百二十三种、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册。书中不少盖有熊希龄个人藏书印“明志阁藏书”及“慈幼院院长熊希龄捐入”印章。这批藏书以清末、民初印本居多,成为了首都图书馆古籍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从文(1902—1988),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沈从文仅上过小学,年轻时曾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当文书,他的自学成才之路应该是起于这个时期。陈渠珍以儒将自诩,军部有十余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部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登记也全由他来做。在这个过程中,沈从文学到

了许多知识。另外，部队驻沅州时，他还在熊希龄公馆一间几乎荒废的图书室里“贪婪地读了《史记》、《汉书》、《天方夜谭》……《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这些作品在沈的面前展开一个崭新的世界”（摘自《沈从文传》）。

1922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虽然是意在求学，但大学的入学考试却是一道难关。于是他继续自学。他住在前门外的湖南西会馆，每天早上吃两个馒头加一点泡咸菜，出会馆，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位于抄手胡同路口的京师图书馆分馆和京师通俗图书馆，不问门类，凡看得懂、借得到的书都贪婪地读，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天，直到闭馆。沈从文看书的这两个图书馆都是鲁迅先生于1913年创办的。几经变迁，1924年时两馆并置于宣内大街238号但各治馆务。后来两馆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首都图书馆。

当时的京师通俗图书馆免费阅览，一到冬天，阅览室生两个大火炉，既可烤火，又有水喝，这对沈从文来说无异于“天堂”，使他能够坚持苦读。在这里，沈从文读了不少各类书籍，如《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以及大量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品。与此同时，沈从文在艰难条件下开始写作。然而他寄出去的作品却无回音。无奈之中，他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了自己的处境。郁达夫在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专程看望了沈从文，回去后还写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他的作品得到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赏识，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其到家中晤谈。尔



沈从文先生像

沈从文在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专程看望了沈从文，回去后还写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他的作品得到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赏识，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其到家中晤谈。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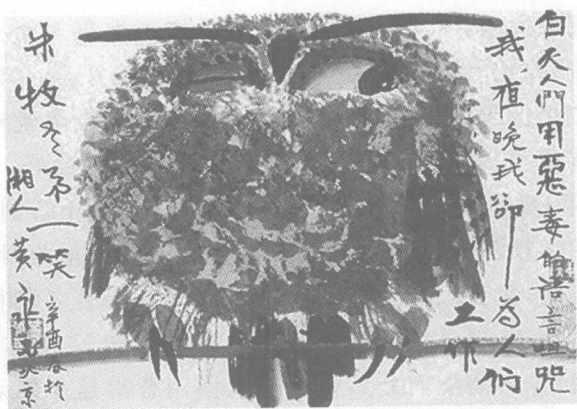
后,林教授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人举荐沈从文,还向梁启超讲起沈从文的困难处境。梁启超十分感动,把沈从文正式引荐给自己的朋友熊希龄。于是,1925年7月,沈从文上了香山,在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里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后来,熊希龄还送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了编目学和文献学。

沈从文一生中多得益于图书馆,众所周知,他的晚年也多是在图书馆、博物馆中做研究工作。1982年,沈从文开始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凤凰城的小学,用来修建一座图书馆。另外,1994年,为了纪念已故的沈从文先生,“凤凰县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凤凰县沈从文图书馆”。

黄永玉(1924—),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仅仅受过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与他的表叔沈从文相类似,其学业基本上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据他自己回忆,十三岁那年,“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去念书,三十年代,厦门集美学校恐怕是全国师资和设备最好的学校了。可当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上了中学怎么还像幼儿园那样,天天手拉手做游戏什么的,我感到太幼稚了,还有念书念古文什么的得从很浅的开始。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比较艰苦,亲戚也帮不了很大的忙,仅仅是说不要我交学费,津贴我的饭费,可我没有钱买肥皂、买袜子。所以一领到教科书后我马上就把书卖掉了。上课没书了,我就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有许多书我也看不懂。就挑懂的看,慢慢地也看懂了。图书馆里的管理员恰好是我的一个远房婶婶。那个婶婶很凶,看我尽借些不三不四的怪书看,她简直太奇怪了,又看我念书也念得不好,英文、理化老是零分。所以有时候就不借书给我,她说你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好,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书干什么。我那时的许多日子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图书馆关了门,我们就被关在里面了,走不了,中午饭也吃不了。下午再开门时我们才能出去。可以说,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

馆里完成的”，“我在图书馆所看的书，可能一些教员都没看过那么多”。

黄永玉少年时期就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和木刻谋生。他还在瓷场当过小工、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文革”期间笔者曾经在中国美术馆看过一个内部的“黑画”展，那幅尽人皆知的“猫头鹰”以及几则所谓“黑寓言”之中所显露出的个性与才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的生活经历上看，应该说不光是图书馆，还有社会这所大学成就了这位凤凰之子，这位难得的艺术大师。



黄永玉画作之猫头鹰

《雷雨》诞生之地

曹禺(1910—1996),著名剧作家。中国文坛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老是老舍,曹就是曹禺。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省潜江县,生于天津。其父曾任黎元洪总统的秘书,后常年赋闲在家。曹禺幼年丧母,原来的姨母成为继母。曹禺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诵经读史。曹禺小时候聪明过人,一次父亲带他到中南海参加“双十节”庆典,在花园里碰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以“海豹”为上联考曹禺对对儿,曹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水獭”。黎元洪大喜,当即解下腕上金表,用湖北方言说:“小伢子,这个给你作耍罢。”曹禺的继母酷爱戏剧,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从小培养出了他对戏剧的爱好。

1922年,曹禺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曹禺加入剧团,并成为重要骨干。他参加了莫里哀的《悭吝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等著名剧目的演出,显示了相当的表演才能。在校期间,曹禺创作了自己第一篇作品——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并第一次使用曹禺这个笔名。曹,谐音草,草字头的意思,与禺相连便是繁体的万。

1928年,曹禺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后因为对学科没有兴趣而提出转学,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在清华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欧美文学名著,特别对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奥尼尔、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更是做了系统的学习与研究。也许是巧合,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是个戏剧家,不少学生受到影响都进入戏剧领域并取得成就,如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和戏剧家李健吾就出自他的门下。当然成就最大的非

曹禺莫属,当时所谓的清华“龙、虎、狗”三杰,龙是钱钟书,虎便是曹禺。1933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曹禺就创作完成了著名话剧也是他的第一部话剧作品《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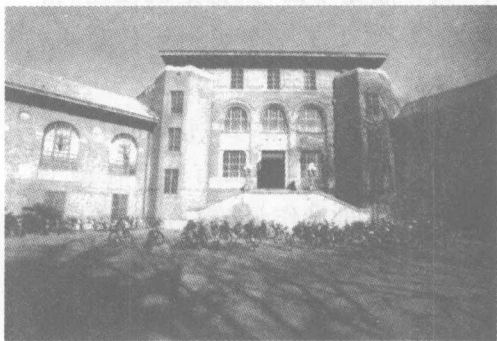
《雷雨》的创作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1911年清华建校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仅有一所三间房的小图书室,藏书不过两千余册。1919年,建筑面积达两千一百一十四平方米、被当时清华人称之为“大图书馆”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建成。1930年馆舍扩建,面积更是达到七千七百平方米,藏书三十万册,阅览座位七百余个。这应该就是曹禺在校时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基本状况。

就是这座图书馆,让钱钟书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馆藏所有的图书甚至英语辞典的借书期限卡上几乎都有钱钟书的名字。而曹禺也是几乎读遍了所有戏剧方面的藏书。

曹禺是1933年的应届毕业生,当时由于时局险恶,学校决定免除毕业生的期终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提前放暑



曹禺与郑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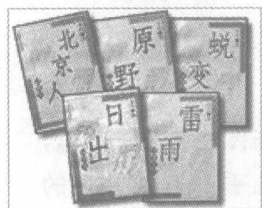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外景

假。曹禺留在校园没有回天津,他要求家在南京的女友、比他小两届的郑秀也不要回南京。两人整天在图书馆的西文阅览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在固定的座位上相对而坐,分别做自己的事。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

则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出来。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坠入热恋之中。

8月初，初稿完成。当年的深秋，一部戏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雷雨》在清华园里诞生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诞生了。

关于这段时光，曹禺的回忆是这样的：“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



曹禺先生的主要剧作

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

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快快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1985年，曹禺重访清华。他再次来到图书馆，看到黄色的墙壁上长满了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着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